

# 引言

近年在學校內或公開的講座裏談論怎樣才是真正的學習，每每先放映《創奇者》（*The Miracle Worker*）電影裏聾盲女作家海倫·凱勒（Helen Keller）七歲時在水井旁驀然突破的一節。戲中女教師蘇莉文正要讓女孩重新注滿她使性子倒光了的水瓶。當水泵裏涼颼颼的水濺到她的小手時，她竟呆住了，連水瓶都丟掉，雙手掬着汨汨之水，口中咿哦，以絕不準確的發音喊着 WA-TER——那是女教師多月以來讓她憑着觸撫舌頭與喉際的顫動去模仿的技能；可惜對這玩意兒，也如對蘇莉文要讓她學習的觸覺拼字一樣，她一直只能視之為猴子把戲般模仿，完全猜不到內裏的意義，甚至想不到它們會有任何意義。

蘇莉文老師驚覺到，這小女孩可能正面臨那關鍵的突破一刻，乃在她的小手裏用觸覺手語拼寫 WATER 這個字。海倫凝神體會着，急不及待便在老師的掌中重拼這些字母。蘇莉文把她的小手按到自己的面龐上，大力點着頭。海倫果然已在這頃刻間驀然悟到：大千世界裏的事事物物都有個名字——七年以來她只憑觸覺、嗅覺、味覺接觸到的那個單調的世界，與她近月來憑機械模仿掌握到的許多“猴子把戲”，在這一瞬間竟滲透融合，組成一個比兩者簡單相加豐茂百倍的多維天地。

這當然只可算是“學習”的個例；但海倫·凱勒從不知到知之的突破，在認知機制上與一般的“創新”並無二致。在那短短的剎那間，她腦子裏兩塊一直以來互不相關的認知結構竟驀然契合，組建成比兩者相加遠遠更豐茂的資訊大樹。這正是柯斯勒（A. Koestler）提出的偶聯作用（**Bisociation**）——創新行動的心智機制。

另一方面，從（1）海倫幾個月來的努力不懈學習單字發音與觸覺拼字，到（2）當天晚上因家中父母親的建議暫時擱置學習，以便進行家庭聚餐，到（3）在井畔水濺小手時在瞬息之間有所啟悟，到（4）向老師求證後又繼續追問周遭事物的名字。整個過程正驗證了亥姆霍茲（H. von Helmholtz）於1896年揭櫫，華萊士（G. Wallas）在1926年加工完成的創新行動四階段模型。這理論指出，在行動起始時總有一番在意識層上的殫精竭慮，稱為“準備階段”（preparation）。然後在百思未得其解之後，或因疲怠而稍過，或因其他事務而分神，創新者或會經歷一段已把原來的問題置諸腦後的時間，這段時間可以是幾分鐘，也可以是窮年累月，稱為“孵育階段”（incubation），這時認知活動沉潛到無意識層，仍在那裏騷動翻騰，但創新者卻往往並無所覺。一俟機緣湊合，受到新的陌生信息的碰撞激化，潛藏的思考元素才像猛然驚醒，與新的信息作天衣無縫地結合，產生了創造性的意念，這一刻叫“突破階段”（illumination）。主體豁然而悟之後，再回到意識層上作理智思考、驗證、發展，是謂“驗證階段”（verification）。

就在上述那水濺小手的一剎那，小海倫猛然悟到這就是近月憑觸覺學到的 WA-TER，進而想到事事物物都有個名字，人世間甚至竟有語言這回事。企管理論家漢迪（C. Handy）指出，這以嶄新角度審視世界的“第三隻眼睛”，是創新者必須具備的素質，是“創意之輪”的其中一個關鍵環節。

在電影裏，小海倫接着便猛地撲到地上去，拍打着泥土。老師追上去，在她的手心拼出了“地”這個英文字。海倫在老師的手掌裏重複拼字，撫摸着老師的臉龐得到點頭認可後，又跑回水泵那邊去，焦急地拍打要問這東西的拼法，然後跑到小樹，然後屋前的梯級，又拉着門前銅鐘的繩叮噹地搖着……她近乎瘋狂的舉動正顯示了她要尋求知識的“激情”，也正是漢迪“創意之輪”上的另一個關鍵環節。這激情原是人類的本能動力，海倫一直以來便已具備：在幼小的心靈仍是一片混沌的那些歲月裏，她從來沒有丟失認識世界的深心渴求。

正是不息的激情，讓海倫能長處渾茫之境，承受無數挫折，不惶恐不焦躁，鍥而不捨繼續尋索，直至柳暗花明。這種在迷濛中的韌力，便是漢迪所說創意之輪的另一個環節——“負的能量”。

“激情”、“負的能量”與“第三隻眼睛”這三個主體質素的環節連綿互動、首尾相接組成良性的循環，可稱之為創意之輪。要尋求或發展創新的心靈質素，也得從這些方面入手。

國學大師王國維曾以宋人詞句，述說做學問工夫的三種境界：

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

——晏殊《蝶戀花》

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

——柳永《蝶戀花》

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

——辛棄疾《青玉案》

這三種境界，正與大半個世紀後，大洋彼岸漢迪所提出的創意之輪中三個環節遙遙呼應。

往下這章的 19 篇短文，多是環繞創新機制的“偶聯作用”、創新過程的“四階段論”及主體質素的“創意之輪”，作進一步的表述、引申、探討。